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五十二回 蓋蘇文誤入龍門陣 薛仁貴智滅東遼帥

詩曰：龍門陣豈凡間有，原出天神幻化工。

滅取蘇文東海定，唐王方見是真龍。

那徐春、杜印元隨起入陣，忽聽陣中鑼聲一響，陣門就閉，亂打火炮，亂發火箭。五萬番兵在後者逃其性命，在前者飛灰而死，不得近前。單說陣中徐、杜二將，追殺白旗人馬，忽放炮一聲，二員唐將不知去向，前路不通，後路擁塞，眼前多是鞭、劍、鋼、棍，前後亂打。二將抵當不住，心內一慌，措手無躲，料想性命自然不保的了，只怕難免馬蹠為泥。正所謂：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將軍難免陣中亡。周文、周武轉出龍門陣，又去救應別將，我且不表。

單講蓋蘇文拍馬搖刀，至陣前大叫道：「本帥來破陣也！」薛仁貴一手拿旗，一手提戟，出陣說道：「蓋蘇文，你敢親自來入我陣麼？放馬過來吃我一戟！」望蘇文直刺，蘇文也把手中刀急架忙還。二人戰不上六合，仁貴拖戟進陣，蘇文趕進陣中。外邊大炮一響，中門緊閉，滿陣中鼓嘯如雷，龍頭前大紅旗一搖，練成一十二個火炮，從頭上打起，四足齊發，後尾接應，連珠炮起，打得山崩地裂，周圍滿陣煙火冲天，只打得五路番兵灰焦身喪，又不防備，只剩得數百殘兵，還有翹腳折手逃回番營。高建莊王見陣圖利害，有損無益，元帥入陣，又不知死活存亡，料難成事，見火炮不絕，恐防打來，反為不妙，隨傳令扯起營盤，退下去有十里之遙，方扎住營頭。只留蓋蘇文一人一騎，在陣中追薛仁貴。不一時，鑼響三聲，裂出數條亂路，東穿西走，引蓋蘇文到了陣心，哄嘯一聲炮起，不見了薛仁貴，前後無路，亂兵圍住，刀槍密密，戟棍層層。亂兵殺得蘇文著忙，一口刀在手中，前遮後攔，左鉤右掠，上下保護。那曉此陣是九天玄女娘娘所設，其中變化多端，幻術無窮。

但見黑旗一搖，擁出一層攢箭手，照住蘇文面門四下紛紛亂射。蓋元帥雖有本事，刀法精通，怎禁得亂兵器加身，覺得心慌意亂，實難招架，又添攢箭手射來，卻也再難躲閃，中箭共有七條，刀傷肩尖，槍中耳根，棍掃左腿，鋼打後心。這番蓋蘇文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有力難勝，有足難逃，叫救不應，滿身著傷，氣喘噓噓，汗流脊背。心下暗想：「我此番性命休矣！」把鋼牙坐緊，用力一送，赤銅刀量起手中，拼著性命，手起刀落，殺條血路，往西橫衝直撞，逃出陣去了。薛仁貴見蘇文逃走，忙傳令散了龍門陣，帶四員總兵，隨後追殺。

那蘇文逃出陣圍，望西而走。有五六里之路，忽聽樹林中一聲號炮，衝出一支人馬，內有二員勇將，挺槍縱馬，大叫：「蓋蘇文，你往那裡走？我將軍們奉元帥將令在此，等候多時，還不下馬受縛！」蘇文一見，吃驚道：「我命休矣。唐將少要來趕！」兜回馬便走。只見南首又來了一支人馬，內中有姜興霸、李慶先，伏兵齊力大叫：「不要走了蓋蘇文！」追上前。忽西首炮聲響處，衝出王新鶴、王新溪，帶領一支人馬，紛紛卷殺過來，大叫：「不要放走了蓋蘇文！我奉元帥將令，來擒捉也。」蓋蘇文見三路伏兵殺到，心中慌張不過，催急馬望東大敗。只見有二將橫腰衝出，卻是周青、薛賢徒，提槍舞劍，追殺前來。只殺得蓋蘇文離越虎城，敗去五里路之遙，但見自己營前有莊王站立，欲要下馬說幾句言語，又見唐兵四路追趕，薛仁貴一條戟緊趕後邊，全不放鬆。遂泣淚叫曰：「狼主千歲，臣一點忠心報國，奈唐勢大，殺得我兵猶如破竹，追趕甚急，臣生不能保狼主復興社稷，死後或者陰魂暗助，再整江山。今日馬上別，望千歲再不要想臣見面日期了。」哭奏之間，衝過御營，望東落荒，拼命奔路。薛仁貴催開坐騎，緊緊追趕，喝聲：「蓋蘇文，你惡貫滿盈，難逃天數了。今日命已該絕，還不早早下馬受死，卻往那裡走！如今決不饒你，怕汝飛上箴摹天，終須還趕上。」豁喇喇一路追下來。蘇文只顧上前逃遁，不覺追至五十里，卻望前一看，但見波浪滔天，長江滾滾，並無一條陸路，心中大悅。暗想：「如今性命保得完全的了。」

到得海灘，把混海駒望水中一跳，四足踏在水面，擺尾搖頭，一竟到水中去了。從又回頭，對岸上仁貴哈哈笑道：「薛蠻子，你枉用心機，如今只怕再不能奈何我了。豈知本帥命不該絕，得這匹坐騎——龍駒寶馬，今逃命去了。諒汝中原只有勇將，決無寶馬，你若也下得海來，本帥把首級割與你；你若下不得海，多多得罪，勸你空回越虎城去罷，不必看著本帥。料想要取我的性命，決定不能了。」薛仁貴立馬在海灘上，聽見此言，微微冷笑道：「蓋蘇文，你有龍駒寶馬，下得海去，笑著本帥沒有龍駒寶馬，下不得海麼？我偏要下海來，取你之命，割你顛頭，以獻我主。」說罷，把賽風駒一縱，跳下海中，四蹄毫毛散開，立在水面上，把戟晃動，隨後追趕。蘇文坐下馬，在水游的不快，仁貴的坐騎浮於水面，四蹄奔跑，好不速快，猶如平地一般而走。這蘇文見了，大叫一聲：「呵呀！此乃天數規定，合該喪於仁貴之手了！」遂把馬扣定，開言叫道：「薛元帥，我與你往日無仇，今日無怨，只不過兩國相爭，各為其主，所以有這番殺戮，盡與主上出力奪江山，以興社稷，立功報效，至此極矣。今我蓋蘇文自恨無能，屢屢損兵折將，料想難勝唐王，故敗入海來，以將東遼世界與汝立功，也不為過。難道我一條性命，不肯放鬆，又下海來必竟要取本帥首級？」薛仁貴說道：「非本帥執意要你性命，不肯放鬆，只是你自己不是，不該當初打戰書到中原，得罪大唐天子，大話甚多，十分不遜。天子大恨，此句牢記在心，恨之切骨，包在本帥身上，要你這顆首級，非關我事，只得要送你之命了。」蓋蘇文聽了這些言語，心中懊悔無極，大歎一聲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雖當初自誇其能，得罪了大唐天子。薛元帥，你可救得本帥一命麼？」仁貴道：「蓋蘇文，你豈不知道麼，古語說得好：

閻王判定三更死，並不相留到四更。

我若容情放你逃身，豈不自己到難逃逆旨之罪也。」蓋蘇文道：「也罷，你既不相容，且住了馬，拿這頭去罷。」便把赤銅刀望頸項內一刎，頭落在水。

仁貴把戟尖挑起，掛於腰中。但見蘇文頸上呼一道風聲，透起現出一條青龍，望著仁貴，把眼珠一閉，頭一答，竟望西方天際騰雲而去。鮮血一冒，身子落水，沉到海底。這匹坐騎游水前行，去投別主，不必去表。可憐一員東遼大將，頃刻死於非命，正是：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將軍難免陣中亡。

蘇文一旦歸天死，高建莊王霸業荒。

薛仁貴得了蓋蘇文首級，滿心歡喜，縱在岸上，即同諸將領兵回來，把蘇文首級高掛大纛旗上，齊聲喝來，打從番營前經過。有小番們抬頭，早已看見元帥頭顱，掛在旗竿之上，連忙如飛一般，報進御營。我且慢表。

先講薛仁貴回上三江越虎城中，安頓了大小三軍，上銀鑾殿奏道：「陛下在上，臣擺龍門陣，殺傷番將番兵不計其數，把蓋蘇文追落東海，勒逼其頭，他已自刎，現取首級在此繳旨。東遼滅去大將，自此平復矣。」朝廷聽奏，龍顏大悅，降旨把首級號令東城，又傳旨意，命薛王兄明日興兵，一發把莊王擒來見朕。仁貴口稱領旨。其夜各回，安歇一宵。到次日，仁貴欲點人馬去捉莊王，有軍師徐茂功急阻道：「元帥，不必興兵。莊王即刻就來降順我邦也。」仁貴依了軍師之言，果不發兵，我且慢表。

再說番邦高建莊王，在御營內聞報蓋元帥已死，放聲大哭，仰天長歎道：「孤家自幼登基，稱東遼國國之主，受三川海島朝貢，享樂太平，未常有殺戮傷軍之事。那曉近被天朝征剿，興師到來，一陣不能取勝，被他殺得勢如破竹，關寨盡行失去，損折兵將，不計其數，陣陣全輸。今蓋元帥歸天，料不能再整東遼，復還故土，有何面目再立於人世，不如自盡了罷。」扶餘國大王張仲堅，在旁即忙勸阻道：「王兄，何必志淺若此。自古道勝敗乃兵家之常事，況大唐天子有德有仁。四海聞名，天下共曉，因王兄殿下元帥蓋蘇文，自矜驍勇，復誇飛刀，惹此禍端。今已自投羅網，有害東遼，這場殺戮也是無數。如今元帥已死，王兄何不獻表稱降，免了死罪，再整海東，重興社稷，有何不可？」高建莊王歎息道：「王兄，又來了。大唐勢廣，兵馬辛苦，跋涉多年，才服我邦，豈肯又容孤家重興社稷？」張大王道：「王兄，不妨。唐天子乃仁德之君，決不貪圖這點世界。王兄肯獻降表，待孤與你行唐邦見天子，說盟便了。」莊王大喜。就寫降表一道，付與仲堅。張大王連忙端正停當，辭了莊王出番營，跨上雕鞍，帶領親隨將

官八員，望著三江越虎城而來。到了東門，望上叫道：「城上軍士聽者，快報與大唐天子得知。說今有扶餘國王張仲堅，有事要見萬歲。」城上軍士聽見，連忙稟與守城官，即便進朝，上銀鑾殿見駕。奏道：「陛下，城外有扶餘國王張仲堅，有事要見萬歲。」朝廷道：「他有何事來見寡人？」茂功道：「他來見駕，不過為東遼國投降之事，陛下快宣他進來朝見。」朝廷便著宣張仲堅見駕。守城官領旨出朝，來到東城，放琉球千歲入城。進朝上銀鑾殿，俯伏上奏道：「天朝聖主龍駕在上，臣扶餘國王張仲堅朝見，願我王聖壽無疆。」朝廷道：「王兄平身。」張仲堅口稱：「領旨。」扶笏當胸，立於底下。王爺問道：「未知王兄見朕，有何奏章？」仲堅低首稱臣，說：「陛下在上，臣無事不敢輕蹈銀鑾，今有事時來，冒奏天顏，罪該萬死，望聖天子赦罪。」天子道：「王兄既有事來，何罪之有。奏上來。」仲堅道：「陛下在上，今因高建莊王雖有欺君大罪，皆因誤聽蓋蘇文之言，故爾有今日之事。今蘇文已被我王名將殺入東海，身已滅亡，莊王追悔無及，所以臣冒犯天威，大膽前來說盟，陛下若肯容納，現有高建莊王降表在此，請聖上龍目親瞻。」朝廷說：「既王兄獻呈他的降表，取上來待朕觀看。」近侍領旨，接來鋪展龍案之上。天子龍目細看，只見上寫道：南朝聖主駕前：小邦罪臣莊王頓首朝拜，天朝皇爺聖壽無疆。臣不才，誤聽蓋蘇文之言，渾亂天心，失其國政，十分欠禮，得罪天顏。故使我王親臨敝邑，跋涉聖心。臣又不率令文武到邊接駕，早早招安，獻表歸順。以免後患，竊聽眾臣讒言，一旦藐視聖主，屢屢縱將士作橫，欺負我主，全不盡其天理，所以有這場殺戮。天網恢恢，致使臣文武官屍骸暴露，軍兵將劍戟刀傷。蘇文雖保護國家，由於助紂為虐，使我江山敗落，文武慘亡，到如今雖被我皇名將薛元帥取其首級，臣還痛恨在心。自思滔天之罪不小，亂刀剝斃之危難免。臣聞我王向有仁政好生之德，所以邦邦感戴。臣罪雖在不赦，理當獻過頭顱，以贖前罪。然奈臣實無欺君之心，陛下龍心明白，可肯恕臣之罪，容其復興社稷，重整乾坤，則臣感戴不盡，情願年年進貢，歲歲來朝，以後再不興兵侵犯。望主容納，深感仁德矣。

貞觀天子看表，十分歡悅：「既蒙王兄不避斧鉞，前來講和，寡人無有不准之理。」收下降表。張仲堅謝恩已畢，退出午門，竟回番營相見莊王，回復言語不表。

再說次日，唐王留兵馬三十餘萬，偏正將八十二員，降旨一道，命使臣送到莊王帳下，掌管東遼，重開社稷，復轉江山不必細表。如今打點黃道吉日，就要班師。徐茂功算定陰陽，選一吉日，大元帥薛仁貴把盡數人馬統出越虎城，調點整齊，各位眾大臣，諸老將、爵主們，皆滿身妝束，打扮新鮮，在外伺候。底下這一班總兵、先鋒、游擊、千把總、百戶、守備，一應武職，大小官員，多是頂明盔，披亮甲，騎駿馬，端兵刃，分班侍立。貞觀天子頭上開龍金冠，身披蜂黃蟒服，腰圍金鑲玉帶，坐下日月驢驕馬，出了越虎城。

降旨宰殺牛羊，祭旗已畢，主上親奠御酒三杯，眾將拜旗過了，正欲起兵班師，早有高建莊王同張大王飛騎而來，拜伏在地。說：「南朝聖上，今日班師，臣無物進獻，特貢金銀二十四車，略表臣心。願陛下一路平安，竟到長安。」天子大喜道：「蒙二位王兄之德，又獻金銀與朕，使寡人歡悅班師，真乃寡人之幸也。不消遠送，各守社稷去罷。」莊王與張大王口稱：「願我王萬歲、萬萬歲。」二王謝駕，退回三江越虎城，坐銀鑾殿，聚集兩班文武，傳旨各路該管官員，調兵點將，鎮守地方。張仲堅自回扶餘國，料理國政，永為霸主。莊王子孫興復，東遼至唐沒，不敢侵犯中原。這些後話，不必細表。

單講大無帥薛仁貴，帶領大隊人馬，分列隊伍起程，後有程咬金、尉遲恭、徐茂功三人，保定龍駕。羅通、秦懷玉、尉遲寶林、尉遲寶慶、程鐵牛、段林，各管五營四哨。前後左右營軍卒，擺齊隊伍，放炮三聲，離卻越虎城，一路上旗幡招轉號帶飄，齊聲喝采，馬卷沙塵，紛紛然出東遼邊界。沿海關逾山過嶺走荒僻，往崎嶇險地行虎穴，日起東方行路，日西沉落停兵。朝行夜宿，餓食渴飲，在路耽擱數月有餘，早到中原山東登州府。有地方官聞報，忙忙整備，接天子御駕扎住登州城內。連發三騎報馬，往大國長安報知。有殿下千歲同首相魏徵料理國事，傳旨巡城都御史禁約告示，張掛京師，使百姓人等知悉。朝廷大軍，這一日離了山東，穿州過府，一路上子民香花燈燭迎送回朝。不夠三天，早到大國長安。元帥薛仁貴傳令，大小三軍屯紮外教場，遂令偏正將，同朝廷進了光大門，但見城中百姓，家家上錦，戶戶關門，掛燈結綵，鑼鼓喧天。文武衙門，搭台唱戲，稱頌朝廷。

再表殿下李治，同魏徵出午門，迎接上金鑾，身登龍位，先有殿下上前朝過，然後魏徵朝拜三呼。隨有這一班三閣、六部、九卿，各文武一眾大臣，朝參過了。然後大無帥薛仁貴俯伏階下道：「陛下龍駕在上，臣薛禮朝見，願我王萬歲、萬萬歲。」朝廷說：「王兄平身。」底下有周青、薛賢徒、王新鶴、李慶先、姜興霸、周文、周武、王新溪八員總兵，齊跪金階。朝賀已畢，天子傳旨，宰殺牛馬，令元帥帶眾將復往外教場，祭奠太平旗纛：只見祥雲呈瑞色，顯教兵甲洗春波。